

優游於米羅的雕塑迷宮

——為「米羅的夢幻世界」展寫米羅

謝佩霓

在米羅的世界裡，你可以大不敬的伸手一揮，揮過整個美術史，甚至可以吐舌頭、扮鬼臉…米羅把開啟生命之鑰，交付到我們手中…

羅馬尼亞詩人 查洛

米羅 (Joan Miró, 1893-1983) 與畢卡索、達利二人並稱西班牙廿世紀藝術三大國寶級大師，經歷近代藝術各種澎湃競出的潮流，却能傲視藝壇，藝冠群倫。米羅參與後期印象派、野獸派、立體派的發展，集大成的將梵谷的唯心表現手法、塞尚的造形理念、馬蒂斯華麗的裝飾色彩及畢卡索的幾何理論，含英咀華的融溶而成其個人風格獨具的早期米羅風。

自浪漫主義消褪之後，巴黎擺脫倫敦的威脅，再執近代西方藝術的牛耳。尤以印象主義橫掃歐陸之後，巴黎，不僅是「風尚」(Vogue) 的代名詞，更是所有藝術工作者心之所嚮，不惜離鄉背井來此尋夢、逐夢、圓夢。米羅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帶著年輕的夢來到巴黎，即在此遭遇到一生中最慘淡潦倒的時光。野獸派、立體派生氣勃勃的運動，在戰後的斷垣殘壁中銷聲匿跡。在普遍沉靡低調的戰後氣氛中，達達主義方興未艾。置身其中的米羅，於是逐漸在創作中揉入詩歌文學和自然主義。巴黎時期前期的米羅，以「農莊」(The Farm, 1921-22) 一作為該時期劃下了璀璨的句點。

1924 年和好友聯名發表了超現實主義宣言之後，米羅更陷入身無丈物、經濟拮据的窘境中。終日囊空如洗的米羅枵腹作畫，終致在恍惚中產生幻象，卻也一舉完成「哈樂勁嘉年華會」(Harlequin's Carnival, 1924-25)，和一系列和夢有關的近百幅傑作——米羅稱之為「以繪畫表現詩」系列，最大的特色，便是畫作均以長長的句子為題。

米羅在 1929 年婚後，事實上已逐漸脫離了超現實主義，而朝自我風格的完成發展。第二次大戰前，米羅已進入「野蠻繪畫」時期。大戰前夕的巴黎博覽會中，米羅以為西班牙館製作的巨幅壁畫和海報，一舉奠定躋身現代藝術巨擘之林的不敗之地。戰火頻仍之際，避禍隱居於西班牙的米羅，在槍林彈雨、硝煙烽火中，完成了膾炙人口的傳世經典名作——「星座」(Constellations)。音符、星星、

詩與夜，交織而成一個色彩瑰麗絢爛，線條如書法般流暢，造型趣味盎然，巧心俯拾即是幻想世界。「米羅」，自此成為獨一無二、無可替代的代名詞。

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米羅雲跡四海受託製作名建築的巨型壁畫，一時名聞遐邇。此後，米羅馳名寰宇，隆譽持續於其身後，至今仍處於不墜之天。

1964年法國麥格基金會（Fondation Maeght）開幕營運以來，米羅匠心別具的作品——麥格基金會的米羅雕刻公園中的雕塑，引領著到此一遊的訪客，周遊於這個充滿米羅個人迷思的夢境世界、魔幻迷宮。米羅運作巧思慧心，將雕塑機靈巧妙地与自然、建築景觀融為一體，創造了一個隨處可見幽默、即興、想像力飛翔的空間。自此以後，米羅開始將其創意與創造力轉向雕塑、陶塑，作更淋漓盡致的表白。因此機緣，麥格基金會有幸擁有足以傲視全球、完整無缺的米羅雕塑收藏。而臺灣的民眾，如今才方得有緣一睹大師真蹟的風華。

米羅以其再單純不過的創作方式，攪亂了整個雕塑界。米羅永遠是即興而直覺的，只需靈犀一點，便足以使其靈感一觸即發，流洩而成蘊義豐富的精采作品。

「我需要一個起點……一件東西會衍生出另一樣東西，因此，一條線便能牽動全世界」，米羅如是說。於是，不論是一顆星星、一個指印、一件垃圾，都可能由米羅敏銳的直觀判斷，巧手重組，衍繁而成令人耳目一新的畫作或雕塑。「鳥」、「女人」等令人玩味的雕塑作品，堪稱箇中翹楚。米羅別樹一幟的雕塑語言，不免在態度嚴肅、規則嚴格、批評嚴厲的雕塑界中激起羣情譁然的軒然巨波，但終究是導向正面的影響，並使米羅佔定現代雕塑巨匠的一席之地。

雖然不能以雕塑學院派的傳統、規則來看待，分析米羅的作品，但是這並不表示米羅有意標新立異，與傳統為敵。反之，他並無意挑戰傳統，也從不排斥以傳統素材創作雕塑。只是米羅天賦的藝術特質，使他不唯輕而易舉的便能從芸芸眾家中脫穎而出，更使他能灑脫地自附加於雕塑藝術的層層桎梏、重重包袱中昇華而自立門戶，經營出嶄新的局面。「藝術可以死亡，重要的是它已留下種子在这片土地上」，證諸此言，米羅端的是位身體力行的藝術巨人。

冷眼綜觀米羅多變多樣的雕塑品，其實可以發現，這些作品不過是米羅高明地玩著「排列組合」遊戲的紛然成果，但亂中自有其渾然天成的統一秩序。擅於化剎那為永恆、變腐朽為神奇的米羅，他個人的魅力和作品達到的化境，實在難以言喻。在觀眾訪客逡巡於其作品時，流連忘返的顧盼中，米羅啟迪世人無數，影響無遠弗屆。

米羅大半生都游移於創作、展出和盛名之間，但他從不畫地自限抑或流於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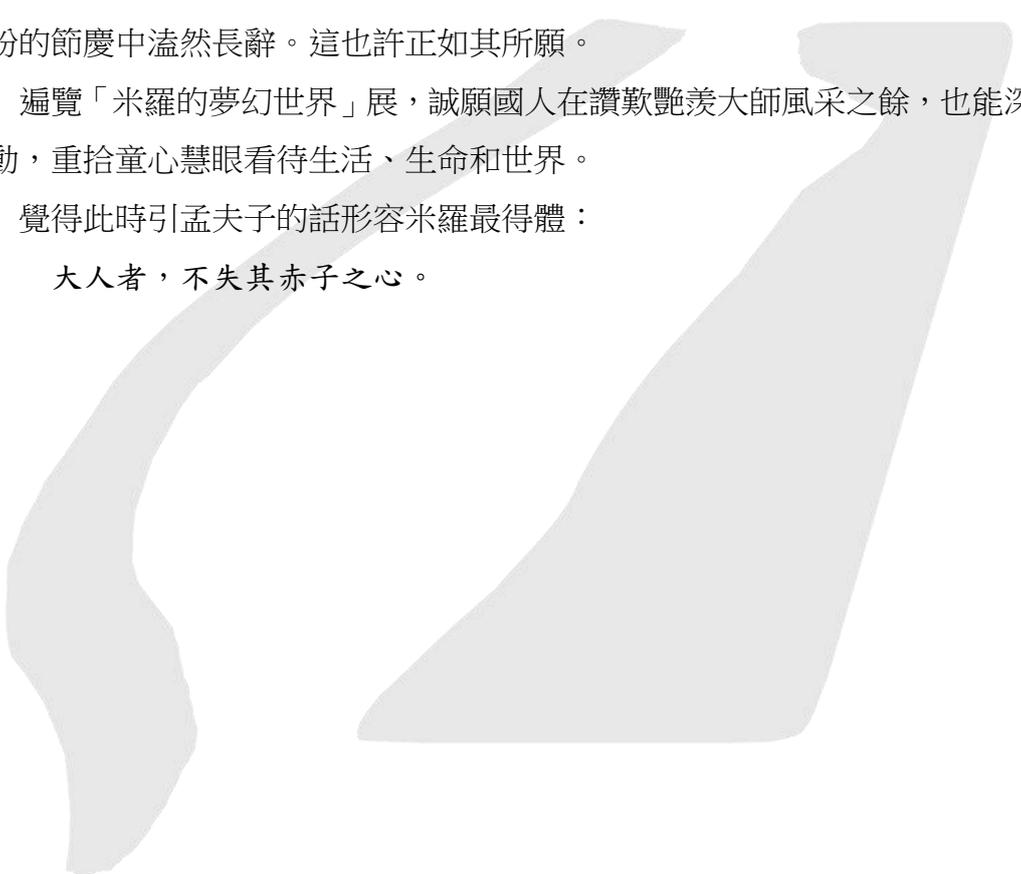
會從俗。米羅至死不渝的創作熱情、謙沖為懷的創作態度、未曾停止的自我檢視，諸此種種，加上作品老少皆宜，雅俗共賞的藝術，的確在世人心中埋下契機因子——「比藝術更重要的，是它留下的痕跡，和引起的迴響」，米羅有此期許。而事實證明，米羅是個「起點」，領著我們去瞭解渾沌費解、如真似幻、半夢半醒的藝術世界。

宿命巧安排，米羅竟巧合的在 1983 年的聖誕節，這樣一個普世歡騰、色彩繽紛的節慶中溘然長辭。這也許正如其所願。

遍覽「米羅的夢幻世界」展，誠願國人在讚歎艷羨大師風采之餘，也能深受感動，重拾童心慧眼看待生活、生命和世界。

覺得此時引孟夫子的話形容米羅最得體：

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。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